

YELANGZIDA

夜郎自大



文学书系

世 间 闲 话

蒋子龙 / 著

jiangzlong / zhu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世 间 闲 话

蒋子龙 著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间闲话/蒋子龙著. 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6.5

(“夜朗自大”文学书系)

ISBN 7-221-07364-3

I. 世… II. 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8359 号

世间闲话 蒋子龙 著

策 划 欧阳黔森 陈 荣 王才禹

责任编辑 陈 荣

装帧设计 王才禹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邮 编 55000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字 数 190 千字

印 张 8

印 数 1~5000 册

版 次 2006 年 8 月贵阳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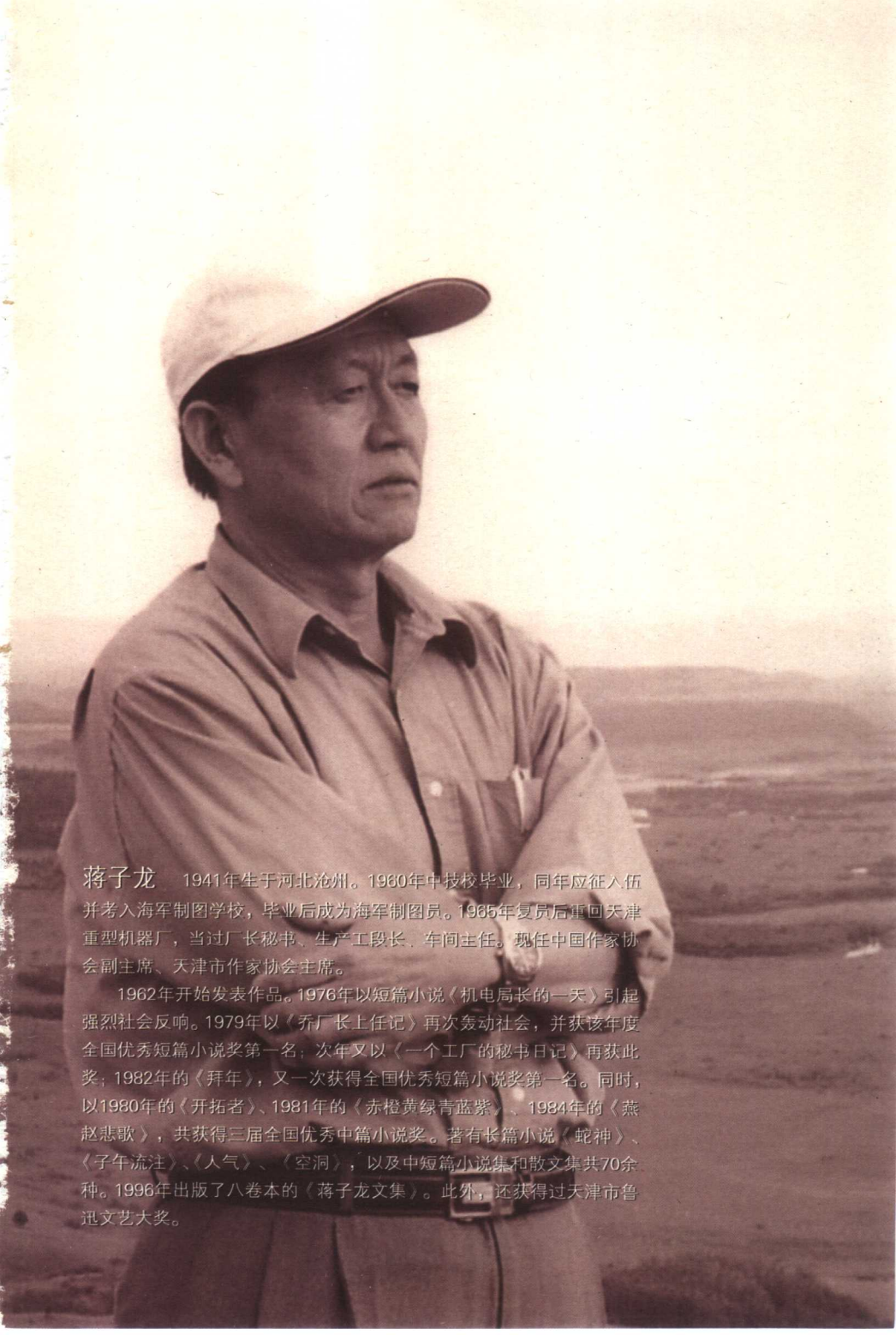
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21-07364-3/1·1495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(0851)6829704 6828637



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。1960年中技校毕业，同年应征入伍并考入海军制图学校，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。1965年复员后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，当过厂长秘书、生产工段长、车间主任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。

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76年以短篇小说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引起强烈社会反响。1979年以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再次轰动社会，并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；次年又以《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》再获此奖；1982年的《拜年》，又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。同时，以1980年的《开拓者》、1981年的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、1984年的《燕赵悲歌》，共获得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蛇神》、《子午流注》、《人气》、《空洞》，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共70余种。1996年出版了八卷本的《蒋子龙文集》。此外，还获得过天津市鲁迅文艺大奖。

目 录

上 篇

小龙也是龙	(3)
笑的价格	(5)
丑就是宝	(7)
舌头的功能	(9)
房子外面的快乐	(12)
冤 报	(15)
中国有多少“办”	(18)
恨郎不狼	(20)
活埋和埋活	(23)
乱 套	(25)
人身上有多少泥	(27)
惩 罚	(29)
难得一笑	(32)
社会这棵树	(34)
书和市	(37)
速成时代	(39)
谈“信”	(42)
吃 醋	(45)
以马教人	(48)
病态人格	(51)
打造男人	(54)
关于足球的两句话	(57)
征友不征婚	(59)

总统需要神话	(62)
圣诞之“圣”	(65)
喀 什	(67)
昆仑气脉	(69)
新疆瓜果	(72)
自杀的神秘性	(74)
自杀胜地	(77)
自杀性格	(80)
自杀的预防	(83)
蛤蟆三条腿	(86)
“花心”是什么心	(89)
极 限	(91)
假 说	(93)
精 灵	(95)
哭、骂及其他	(98)
老 态	(100)
理由和区别	(102)
忠诚考察	(104)
享受会议	(106)
现代人有多少怨恨	(109)
土吃洋和洋吃土	(112)
偷节和偷帮	(114)
警 句	(117)
谈 “吻”	(119)
说 怪	(122)
人为什么要说谎	(125)
人民币的味道	(128)
美国的“烧烤俱乐部”	(130)
龙、龟、鹤	(134)

下 篇

拉老手	(139)
狗 娘	(142)
马路游击队	(145)
时 间	(148)
现代“屁颂”	(151)
大自然之“大”	(154)
城市的精神	(158)
看科学家们打嘴仗	(161)
都市里的情场	(165)
铁窗化的城市	(168)
相依为命的和谐	(172)
特殊的监狱	(175)
拥抱的技巧	(178)
海底坐垫	(181)
代.....	(184)
老是什么	(187)
名人的嘴	(190)
榴莲难忘	(193)
男人之变	(196)
警察的幽默	(199)
差一点点儿	(202)
书 累	(205)
老而妖	(208)
网和被网	(211)
天都情	(213)
小人效应	(217)
心 穷	(220)

寻找悍妇	(224)
选美和四环素牙	(227)
鸟语兽言	(230)
物质女人	(233)
敏 感	(236)
多 情	(239)
随 意	(242)
人情味	(245)

上

篇

小龙也是龙

我名子龙,怎么可能属蛇呢?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,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。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,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,上天行宫,足踏祥云,呼风唤雨,神秘莫测,被人们夸奖不尽,却不让人见到真面容。蛇则太具体了,而且凉森森、软乎乎、滑溜溜,站没站相,坐没坐相,“坐也卧,行也卧,立也卧,卧也卧”。隐伏潜行,不声不响,惯于偷袭,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。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:我是属蛇的!

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,有年暑期下洼打草,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头子,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,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吱溜一下子钻了出来,着实吓了我一大跳。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,当下便找出一根一米多长的八号铁条,将顶端砸扁,磨出尖刺,第二天就带着这武器下洼了。刚弯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,就碰见了一条花蛇,我抡起铁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。这下可不要紧,随后而来的是三步一

条蛇，五步一条蛇，有大有小，花花绿绿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。我几乎无法打草了，只觉得头皮发紧，毛发直立。它们不知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见人就逃，而是呆呆地看着我不动弹，好像专门等着找死。我打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，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，打不胜打，越打越怕，最后丢掉铁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。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，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，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！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。说也怪，心里不想打蛇了，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。

一九四一年的蛇，披着熊熊火光，迎着隆隆轰炸声，被搅得天翻地覆。日本人像蛇一样偷袭了珍珠港，美国人宣布参战，全世界变成了大战场。我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抱着逃难，今天听到日本人到了东乡，村民们就往西跑。明天又听说日本人过了铁道，大家又掉头向东逃。由于我老是哭个不停，不仅搅得人心烦，还危及乡亲们安全，家人估计也养不活我，便狠狠心把我丢在了高粱地里。是大姐跑出了半里多地似乎还能听到我的哭声，就又跑回来把我抱上。于是今天就多了一个姓蒋的在谈本命年。

这一年里香港还出了一条蛇，也同样取名叫龙：李小龙。大概跟我怀着差不多的心态，羡慕龙，却不得不属蛇。其实龙蛇原本一体，龙的形象很有可能就是先民以蛇为基干，复合其他动物的某些特征幻化出来的。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伏羲、女娲夫妇，不就是人面蛇身之神吗？所以中国人把蛇年又称为小龙年。凡有人问我的属相，我连小字都去掉，就取一个龙字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属相不是越来越淡化，而是越来越强烈了，它就趴在你户口簿里和身份证上，时刻在提醒着你和组织部门。光你自己说属龙不行，龙年我想退休人家就不给办手续，今年想不退也不行。拉来十二种动物和地支相配本来是古人的一个玩笑，人和这些动物没有任何遗传或血缘上的关系。今天，属相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了——我一直口称属龙，却一辈子被蛇管着。

笑的价格

今年国际说谎大赛的冠军是欧洲的一名医生,他讲的谎言是:为一个白痴移植了笑容,于是这个白痴便当上了国会议员。

笑,居然有如此大的魅力!

这个谎言道出了一个事实:现代人也许真的到了需要移植笑容的地步了。科学家们早就发出警告:人类笑得越来越少,最终将退化为不会笑的动物。而人跟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笑,人能笑,而动物不会。

所以,人为了表示自己高贵得不同于动物,就格外重视笑,越是笑得少就越想看到笑。于是就有了“笑”的交易,我出钱,你笑给我看。需要用钱买到的笑,自然也就不能要求是发自内心的笑。装出来的也行,甚至强笑、假笑、苦笑也能凑合。社会正越来越变得“千金难买一笑”了!

既然需要用钱买笑,笑就成了奇货可居的商品——可以设计,可以制造,可以批量生产。精明的日本商人角川吉彦,就创办了一家“微笑学校”,客户有大型汽车制造商、电子产品制造

商、地方政府官员及一些社会团体成员，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。其实，角川吉彦训练笑的办法很简单，“用牙齿咬住一根筷子，让嘴角高出筷子”。这时，人的面部表情看上去就像是在笑。

只要能让人看着像笑就足够了。这个窍门的确很绝，咬牙切齿是恨，是狠，心里想的是像咬筷子一样咬住对方，脸上露出的却是笑！这太适用于现代人了，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去学这种咬牙切齿发笑法。

笑成了一种技巧，一种皮和肉的机械运动，可以与人的心情和感觉毫无关系。这跟戴一个面具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以现代科技制造出一种跟人皮一样的微笑面具，应该不成问题。每个人一出门就戴上它，也省得再对着镜子咬筷子，嘴角上抽。

当人人都是假脸假笑，这个世界又比人人都龇牙咧嘴的地狱好多少呢？

丑就是宝

最近,美国加州亨廷顿植物园里的巨型魔芋(又称“腐尸花”)开花了,吸引了从世界各地赶去要见识一下此花的人,第一天就在这朵花的周围聚集了七千多人!

巨型魔芋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?

因为它被誉为是“世界上最大最臭的花”。需经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栽培才能开花,花瓣张开后直径超过一点八米,其花蕊高达二米多,呈紫红色。全部开放后里面还包含有无数小花,漂亮异常。这么壮观的大花却奇臭无比,散发出冲天的臭鱼和腐肉的恶臭,蜂拥而至的赏花人一个个都捂着鼻子,大叫着:“好臭!好臭!”越是嚷着臭,还越是要闻,越要兴奋地往前挤。你说是花怪,还是人怪?

世界上没有一朵或一片散发香味的花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赏客。还有,在东南亚一带被称为“果王”的榴莲,也是因为其特殊的臭中香或叫香中臭,而受到人们特殊喜爱。

人对花果是如此,人对人也是如此。前几年《生活时报》曾公布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,现

代女孩大都钟情于猪八戒。其中未婚女青年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让你在唐僧师徒四人中挑选恋人，你选谁？

没有一个人要选相貌端庄的唐僧，有百分之十的人选强者孙悟空，有百分之十七的人选忠厚诚实的沙僧，想选择丑陋自私的猪八戒当丈夫的却高达百分之七十三！

只要回顾近二十年的中国影坛，多是丑星当红。歌坛更是如此，有些歌星看上去实在是歪瓜裂枣、神头鬼脸，却能把女歌迷们迷得神魂颠倒。于是电视连续剧《西厢爱情故事》剧组，曾出价一千二百万元招募一名丑姑娘出任该剧女主角，公开打出了选丑的旗帜……

别看现代人舍得往脸上涂抹化妆品，心里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恋丑情结。美国畅销书女作家丹尼尔·斯蒂尔，曾有过四次婚姻，其中有两任丈夫是在监狱里认识的抢劫犯和吸毒犯。据加拿大犯罪学家的一项调查，该国那些在押的罪犯中越是臭名远扬的，越能得到国内一些女性的青睐。名声臭不可闻的重罪犯却能收到慕名的陌生女子的情书，已经屡见不鲜。

犯罪学家认为，这些人想借接近罪犯来寻找刺激。现在都市的文明生活正在不断规范人的经历和想象，人们，特别是女人们想在这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突然增加一张丑脸，或者爱上一个坏蛋，一惊一乍，发一身冷汗或热汗，也可算是一种惬意吧。类似于到“嘉年华”玩了一把刺激的。

当然，世界上真正精通“丑学”，并最会以丑出名、以丑赚钱的，还是要数毕加索。旅法女作家卢岚在《巴黎读书记》中揭示了这一“卖丑现象”：法国有一部骂人大全《你他妈》，其中有一句话是：“你他妈丑成这样，嘿，活脱脱一张毕加索的画！”

毕加索画丑，毕加索卖丑。有人就说他是“天才画家，也是美术杀手，先把一切都敲得支离破碎，再错乱地重新组合”，如人腿驴身，牛头马面，等等。然而，今天“他的作品估价升值到五十亿法郎，几乎是一个王国的财富”。

你看这世道，一个丑字，原来也这么值钱！



舌头的功能

我在报刊上常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关于舌头的照片，便顺手剪了下来。原以为舌头的大小、长短、厚薄或许跟一个人的性别、职业、口才、口福有着某种联系。照片存得多了，就生出疑问，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。

比如，有一张爱因斯坦吐舌瞪眼作怪样儿的照片，这位科学泰斗式的人物也称得上是幽默大师，谈吐极是诙谐锋锐。他的大脑经科学家研究证实比普通人的大脑重得多，开发利用的比例也高出许多倍。但他的舌头很一般，顶端尖细，呈三角形，搭拉到唇外不过寸许。

还有一张是小品演员黄宏的舌头，这样一条能把亿万人逗笑的舌头，总该有些与众不同吧？他在墨西哥和一个当地男人比谁的舌头长，两个人都拼命向外吐舌，也不过就是一寸多长，毫无惊人之处。倒是在他们身后的几个女人的舌头，长大肥硕得吓人一大跳。那也是一幅巨型的伸舌头照片——我猜测可能是墨西哥或世界长舌大赛的一个镜头。

照片上并排挤靠着八张年轻的女人脸，每